郊居瑣編 下

郊居瑣編下編

崔孤雲十二入唐二十八爲高駢幕僚檄黃巢其後東歸年僅三十餘矣當是時東人之通華者東西州然習其風俗押其人物且有遣子入學之制故崔之父母能捐髫稚之兒使學於中國不以疆域之殊瀛海之隔爲慮也若今則人家雖有聰明佳子弟遣之北學者百無一二也亦可見風俗古今之別乎○羅時入唐登第者非孤雲一人也吾於東文選得數三人所收近體詩溫麗有響音具是唐人特格頗卑弱而爲晚唐盖爲時俗所縛其人亦非大家也與孤雲不啻長弟而不大顯焉惟獨孤雲擅譽者何也其他泯理而不傳者又何可勝數也

高勾驪卽今之建州傳於遼者也依於險阻便於戰鬪其終之敗隋抗唐固也其後唐滅驪滅百濟而郡縣之未幾唐不能收焉其没於新羅者今之京畿江原也若兩西咸鏡或爲勃海扶餘沃沮諸國乍合乍離今不可攷也今清起自建州并天下山川雄勁之風其有異於東方者乎

間倭與我者乃吾東海也其中水勢自高舟不得踰焉者人謂之水宗夫準平者水性也水亦有高低理不可曉者亦古人未嘗言也或曰此兩水相合處也吾未信焉夫水之相觸者稍隆而起矣豈如地之峯然有岳僂者乎且海與北海接所謂兩水何自而來也聞其宗皆木柹浮查相錯如織似是水之滙流者

也且海至淺至深深者或莫測而淺者僅數丈彼岸乃倭國其廣未知幾千里也愚謂此非大海即鄒陽所謂小裨海也且聞倭之北海波悪而不可行我之東海亦然其地理亦莫有知天一生水盈天地之間者無非水也上而爲雨露下而爲江海雨露者天地之交感也江海者天地之津液也白頭山頂有池廣八十里漢拏山上亦有大池此亦造物之弄竒也

移秧之法吾東古未嘗也　宣廟朝倭警旣罷明兵留者嘗任嶺南一邑始耕而爲之人見其用力省而得穀多皆争效之閱數十年兩南盡用其法由是田野益闢而價亦驟增矣至今京畿東西路行之者漸衆蓋田必有泉源而可灌漑者乃可而稍

燥者遇旱則必敗固危事也余嘗入侍 崇陵時西南荐飢
上問諸臣欲嚴禁移秧擬以死罪諸臣皆以爲難而止余觀西
南民俗已成雖繩以峻律實不可禁也

許典翰篈自謫放歸觀金剛山路中墜馬至銀溪驛而卒久之
其從祖弟許穡爲銀溪察訪夢典翰若平生相慰曰吾一門詞
翰迭冠一世爾能代興可爲家慶且爲詩必讀李白吾有手錄
爲友人某借去不還爾可從而取之也既覺而異之詢諸驛人
曰許典翰沒於此驛爾其識否驛人指其處曰典翰命盡於此
矣郎所眠之處也許公尤感之見友人而詰其借書果有之矣
遂取而歸常置架上而玩讀之今觀許公之詩蒼勁有辨與典

輸之穠華殊徑而精適之

吾東産銀自端川之外他無聞焉非地之不産乃人不能採取也近年以来八路有礦者相継不絶盖人巧漸開而亦習於用銀也産銅與銀何殊而乍出而旋沒民不以爲利者何也由日本之銅足用而不見貴焉耳况鑿銅之功費有倍於銀宜民之不肯盡力也

中國記産蔘之處稱上黨與代北盖高寒之地也然上黨必希有而難得也天下惟白頭山野人之地及我東一國皆産焉西北民之所取採者惟廢四郡及彼境而近者越疆之禁極嚴亦不能一切止之其次江原一道而八路時或採之亦不多耳近

者並禁南市北貿奸民之潛挾而爲利者不可勝紀蔘貴無異前日也民之業採者甚衆蔘價愈高者何也蔘性最忌火山一火則蔘伏於土中有三四年而不萌俗所謂眠蔘也今者燔山焚林爲畬田者無數國中深峽山之不童者亦無幾也宜乎蔘之難得也○有一武人爲梨洞權管戍於江邊所領者皆江界之民數不下累百時爲初秋而當採蔘乃約於衆曰蔘必經一煑而乾之其煑也必於吾釜吾欲歠其餘矣衆皆從之煎之數日而其水凝結如酥色則微黃取而啖之歷十餘日唯覺肌膚自熱不食而飽亦不知有寒也武人日以射獵爲事逐獸而上下岡嶺不疲不喘脚力倍健留兩月而歸粮之所贏亦半矣居

一年所食漸進身熱漸减他未有奇效也武人見余而言之余以爲欲收藥效者唯在善養其身而已武人之服蔘如此其益既不少矣但服之未久又爲朝夕嗜欲之所奪安得有大效也以此觀之神仙固非山澤枯槁絶粒棄妻子之累者固不可學

守愚堂崔永慶以篤行名高一時官至臺侍其平居不喜講讀以黃錦溪俊良李龜巖楨爲誠信如是言何異惡人之淫而自去其勢也不讀書求聖人之旨其爲學必外矣惡得爲儒乎徒以操持之高談論之亢而得其名焉吾見其必有窮也

金判書時讓記趙月川遺事曰屢典郡縣性滞而不解事且有貪墨之名其謂不解事者或儒之一蔽也其貪也則豈以月川

而爲此者乎蓋月川晩與柳西崖相訾此必西崖之門人攻月
川者爲此言也
明宣間士大夫必挾筴而登退溪之門者乃謂第一名流得爲
副學大諫非此則雖致淸要人不爲貴也大司成禹性傳其考
爲安東府使因是而摳衣於退溪且愛一官妓幾不振矣及立
朝西厓素善禹公欲引以爲銓郎大諫李潑阻之曰晝則修飾
而見先生夜爲尤物之所蠱此人何可貴也世以爲南北之分
黨始此李公之論誠奇矣余得見禹公所爲日錄頗向學問亦
非前輩之浮泛者也
李大諫效元坐柳相永慶之黨安置十六年其子瀣錄靖社勳

始得放歸以老升資除副摠管不肯仕退歸青陽優游林下七
八年而終其志節後必有取之者
罷朝權臣懷之我　朝黨論擾之此豈世運之所關者乎吾以
爲黨論之久而不熄由用人之柄在下也昔與李彝仲(敏叙)入侍
經筵講說余極言我　朝吏曹與前代之制大殊此不可不慮
也彝仲亦進曰誠有如此言矣仍請罷出余隨而退未幾秦懷
今追思之每欝紆而未平也
朴相承宗當光海朝居常不樂杜門謝客癸亥元日有詩曰宣
政門前奉起居靄雲祥旭照衣裾一言寤主知無分萬死酬恩
尚有餘睡罷閑缸時酌酒愁來閉戶獨看書顧從新歲閑身過

正月 王春癸亥初閱兩月 君廢身殞嗚呼公旣知其將之不可爲矣深歎其主之不可諫猶庶幾聞過而或改欲以身殉之又復祝之其志固可悲矣揆公之志自以爲連姻王室身爲大臣將與之同存亡不敢告退也然公不知大臣事君之道主旣荒縱而無一言之匡救惟欲臨敗而一死豈以爲諫難而死易乎吾惜夫朴公以簠簋不飾虧其行以從君順過失其名有才有勇而不得專美也

先王朝金相公壽恒兄弟並判吏戶其考光燦以蔭官擢爲工曹參議久之病將死大臣擬欲尊其官而榮之請以年七十子爲侍從者加階光燦遂升嘉善同知後遂仍以爲例自韋布得

通政三品者甚衆以至巡將僉知其初只為一要人而設而有
末流之濫觴亦其勢也
聽蟬李志定草書奇崛飄肆與黃耆老並籍而世之論者以為
稍降一格為其宏拓不及也金文谷謂余曰凡人之有藝者生
則輕之沒則貴之吾識聽蟬甚熟且知其書之必傳不能請其
真跡而多藏之是可惜也聞聽蟬出入必令傔者袖筆以從見
人家淨壁必書之又索紙而書之不厭其用志精且勤矣宜其
藝之有名也
栢谷金得臣資甚朴鈍性亦癖拗矻矻讀書至老不倦世當為
一人也久困場屋老而獲之其為學亦固滯未嘗博觀諸書唯

取史記伯夷傳及韓柳歐蘇遴爲四五卷讀至數萬遍若伯夷傳過十萬遍矣公傾心許余亦敬事之嘗規公曰古人學問惟取卷帙之多不專事乎遍數也其曰讀書千卷者貴其博也今公所取太約誦讀雖勤所得必淺狹而止耳公曰君不知吾無記性乎書積精不必多也余曰所謂記者豈必如明經者之不錯一字乎惟貫穿而意領之得矣今公讀伯夷傳至老不輟試引而廣之讀史記一秩比他人亦熟矣公又曰東坡尚讀伯夷傳萬遍如吾者雖十萬未爲多也東坡事余所未見者未知公得諸何書吾以爲此必妄傳以長公天縱之資何至區區於萬遍也公深不以余言爲然余不敢復爲公嘗詣隣人家見北

山移文書諸壁上讀而喜曰此必古作也文選且不曾觀況論其他乎公不能作文惟以詩有名公旣沒其孫以全稿屬余刪之觀其五言絶甚佳七言絶其次律詩亦免無譏而古詩特有玷缺所病者其窄也然超世獨立白首好書其高風遠躅固可傳也

姜子和銑謂余曰其先公雪峯爲鍾城府使而之任行踰天嶺困睡馬上有紅笠赤杖其狀甚獰若夜叉而追捕者疾到馬前視公曰非也卽辭而去公驚怖而覺心甚怪之蓋公之所代者趙叅判錫胤已鮮歸京第一朝暴逝其死日乃公之驚夢之日也公後趙公三十七年而考終人之脩短固有定分趙公有何

宿負而爲閻羅王之所促若此也
近世有一宰相好食河豚飯必爲羹有一婢能善治之一日自友人家飽歸而不飧其婢持羹曰此魚何羨而公酷嗜之吾嘗嘗之下咽而即斃豈婢治魚偶失其方乎將人之死生固有命也宰相後遂不食世言河豚有毒烹飪不精往往而殺人或言河豚有毒者有無毒者其卵最毒猶犬食此則必死有士人適南方徵奴貢甚苛奴欲殺之以河豚卵淹之爲醢餉之其人食之甚美亦無害爲復歲徵一甕奴尤狼狽然此乃不可試者也
有漂到倭國者爲余言倭人能捕鯨魚味珍而利厚爲軽艇五六十艘艇各有繅車以絲爲繩長幾千尺末繫利刃狀若斫刀

鯨之出遊鼓譟而迸之隨尔突波濤終無致覆鯨之既怠以利刃擲而中之深入尺餘合諸絙而掣之鯨怒而奔焉極其所往而止及其鯨力既盡徐引其絙鯨不得不隨至岸而割之或脯或油此所以為利也余以為此乃鯨之小者苟其大者倭雖巧安所施其技乎○永安嶺東傅海而偶倭舟楫不通間有漂風者亦稀見焉嘗觀麗史倭之侵我多在兩地必其水道昔順而今逆也夫渺茫無垠者海也天地既久亦將有變遷乎斯理也固不可知矣

小說曰衡湘間山多野少居民燔斫山林種其禾穀所收倍厚此乃我國火田之類也近歲流民輒入山峽皆為火田焚山伐

藪歲〻寢廢千章之木百尋之材化爲菑翳久之崇山大谷靡不兀然廣陸膴原棄之不墾非但爲室屋者無所取材川源易竭數被旱災人皆知患之朝家亦設法以禁而守土者私其稅入視爲文具莫有奉行者非有一切不貸之法不可止也

州府之置妓而娛客起於羅世盛於 國朝士大夫以此溺情敗名不可勝記雖以栗谷之名儒亦從俗爲公以價使如關西有所私者公既沒其妓素服守節崔簡易贈詩曰詎將文字重纖娥一笑前頭當少多只爲先生名義感新粧不復攬菱花

今上朝金仲烋請革罷之得允余爲承旨職當奉行大臣金壽恒知不可禁請寢之然外方官妓搢紳之流連視平時少衰也

我朝用人惟貴京中世胄最不録者西北兩路人也頃者大臣
南九萬請以西北人為臺侍盖用　仁祖朝故事也　上許之
令銓曹甄拔以擬余為銓貳與長官議可合者西北各取一人
其後楊顯望一得為掌令而已不復収為甚哉俗之難變余官
関西諳其風俗士人嫁娶不顧門苐比世之不敢也
先王丁未歲判書金佐明入對極論西人專權而黨議之盛
上曰專用一黨宜無黨也判書趙復陽曰黨議乃昏朝時事今
安得有此也金公曰此面謾也辭頗峭切大臣鄭太和曰二臣
之所爭皆無禮矣昔　宣廟初相臣李浚慶疏言群臣之有黨
時人皆以浚慶為不當言也人臣何敢以黨比聞諸上乎撰鄭

公之志欲止兩人之爭而未免糊塗其時非真無黨也而禁人
之爲言者謂 上之不必聞也此鄭公之所以未滿人望也
今上庚申廷議請改修 先王實錄余以承旨入侍金斯百進
曰大提學閔鼎初掌其役鼎本弛惰者不肯課日致功閱一年
所修甚尠洪宇遠繼之始刻意纂成宇遠年老且久居田間凡
朝廷大政令大變革有脫漏不錄者然微宇遠不得成矣崔汝
和曰摠裁官爲許積斷不可不改也趙公纍目余欲余之和其
論余不應惟刑書金子長獨爭之大臣請存前本更修一帙以
補闕漏得免之其後見諸人之職總修者言前本之所廢毀是
非無大牴牾惟病其疎也大提學李彝仲專任其功既訖見余

而謂曰吾輩文字何敢謂史也吾述事　先王及錄其時事編爲史牒追案其實跡而校之猶不足爲影子也不暇攻前人而意頗自歎夔仲之言善矣余觀檢閱諸人所爲時政記略以其意纂注而已總之與邸報無以異也凡事有本末其叙次者筆力也挈要者才識也今爲史職者果有該此兩者乎無怪乎國史之鹵莽也

爲守令之任者必遍見朝紳而辭焉謂之下直頃歲朝家命罷此事金公壽恒謂余曰此事始於何時余曰起於李漢陰成於柳公永慶當倭警既定漢陰當軸謂方今之務唯在遴擇守令拊摩瘡痍守令多蔭階才升六品即得臨民銓官何能一一而

慎簡也宜令守令必見三公臺諫有不合者得以駁正耳然漢陰仁和雖建議而不能一切行之柳公繼相乃嚴此法有不從者即鐫治之時爲守令者甚苦之柳公之貽謗復增一倍此語吾聞諸其姪孫矣金公曰柳公之謗非止此一事也即今非三公臺諫而一經清選者有一人不辭輒因掠郎人而譙之無乃太濫乎俗稱下直劉於昏朝此塗聽之說也

簡易集乃公生時手自刪定者也余嘗於人家見韓濩所書簡易詩文兩卷皆不載集中而見軼者也想公以刊棄者屬濩淨寫藏諸其家余觀其詩文間多蕪累令人欲投諸水中足以損公之大名宜公之不收也然字體圓整皆楷亦有逸態眞韓之

合作也公文韓書並爲吾東高手以韓之得意傳公之失步何其不相稱也

宣祖甲午歲柳西崖爲養訓兵始徵三手粮民之田稅視古已加矣光海辛亥國家經費七八萬石 仁祖丙子大諫尹煌疏言國家經費歲凡十萬石比光海時又廣矣余貳地部聞經費歲須十三萬石僅支而無羸盖緣 孝廟增訓禁軍額故也當國者每患乏財而慮田賦之或漏而不思古約而今侈長此以往吾恐民竭國敝而後已也

李栗谷珥爲考官朴漸擢第或言珥私漸 宣祖問之公對曰臣果知爲朴漸之文而以漸之材實可用故取之 宣祖是之

不以爲罪孔子曰事君勿欺公可謂允蹈斯言者也今之掌擧者恣行私恩人有言者力不足則辭之力有餘則罪之此可見世道之大降也

元世祖以大宛馬放牧濟州故濟馬權奇秀偉迥異凡馬近歲變爲駑騫短小庸猥無復舊種蓋場人擇其駿而賣之患其漸耗以陸種雜之其群亦從而變焉余適燕京見清馬比東産則稍大而其高壯亦異於舊所聞者問之土人曰馬視舊則差小矣將天地氣耗雖畜産不得盛乎無恠乎人材之不及古也

吾東舊無驢騾近歲兩湖人得燕驢輒滋諸牝群騾亦甚蕃湖中富人出必乘騾以爲華侈然騾終不如燕産之駿壯此亦時

俗之一巧也

吾東瓦工拙朴多耗薪柴所得不廣是以瓦直甚昂若燒磚功亦倍之矣近者有自言能得漢巧者試諸瓦寺亦不成爲余觀漢瓦模制比東瓦長廣半之而厚則同爲蓋陶器大則易窳小則易成東瓦既薄而工人恐火暴而窳也燒薪於窰外而熏之必經一夜是所以費柴也瓦熟啓窰亦三晝夜而始出焉漢人既墐窰以水沃諸窰上水火相濟而瓦益堅善此東人之所不解也

穄一名蜀豆燕俗喜種之蓋莖可以充薪穄性亦能耐旱也

先王丁未歲余爲平安都事自黃州至平壤幾百里廣陸漫漫

間多未墾者經二十年余適燕見畛畯相連村閭甚盛余所領
驛人乃其土人也問之言驛人歲一如燕習其俗而歸效之利
果厚矣苟種穄三日耕四五口之家足以無飢亦不乏薪矣噫
凡厚生之具可倣華而爲之者甚衆多不能焉是可恨也
成慵齋曰華人鮮食而東人甚饕將適遠餱粮之費已不可勝
載亦何以行軍乎此公猶有未盡諳者盖東方道無店肆不用
貨泉故也余一涉燕地見酒肉餅餌在處易沽指數錢則得矣
華人餔餟頗頻習以爲性不必朝夕兩食而能支也又見農夫
之勤力者所食多寡與東人亦無異也
自高麗屢欲用錢而不行　國朝制爲楮貨亦旋廢焉　孝廟

甲午大臣金堉銳意用錢措置甚勤而民不應焉故廢之今
上戊午廟議偶試爲之未幾錢遂大行漸遍城中今雖欲罷之
亦不可得也非今人能賢於古人而致之乃古今時俗之有變
而相値也

李擇之選有帶其胯甚小且無雕鏤之巧以石鐫磨而其色微
青乃廣平大君之帶即擇之始祖聞其帶爲一士人所畜請而
得之石既非瓌奇而其制亦朴今之朝士孰有服此者乎可見
古今奢儉之不同也

鄭海豐君謂余曰當壬辰之亂皇朝將校皆聚都中吾父與之
共處目見其能冶水鐵爲銀謂我曰爾國之人能炊飯於銀釜

其術不能傳也國制士大夫通政以上得垂黃貝纓子近歲以
厚價貨燕而來者皆燔成也余偶見小說具載其法謂以鷄卵
鍊化信乎人之機巧無所不至也

諸曹草記殊非古制　主上御殿視朝諸曹長官入奏而退或
上不視朝就政院兒房令承旨因內侍而口達內侍恐其難傳
要以文字錄之後諸曹各疏其事若短牘之爲請承旨直奏之
名曰草記由是兒房啓事遂絶　長陵初金光煜以草記非古
請革之退求其所始之世卒不得也然草記亦不能罷焉此進
御文書漸繁而視朝之制廢矣

諸臣入對必偕入偕出無一人敢留者此事始於　成宗朝任

士洪爲承旨諸臣旣罷獨留　上前密有所陳　成宗始喜而
聽之後覺其傾邪竄逐士洪諸臣懲此必與衆退不敢獨對盖
臣之見君有事則進而奏之無事則退者禮也非許從容燕語
不必久侍也由是引接漸稀上下寢踈非賓廳一月三接與夫
經筵雖承旨侍臣亦不得進見也○英廟抱魯山而徘徊謂成
三問申叔舟諸人曰予百歲後爾等善輔此兒也禮節之簡易
亦有異於今日也
古者諫院官出入或以便服抨彈不及於守令卑冗之官大抵
與玉堂無以異也今則與憲府爲一體稱爲兩司非朝服不敢
出未知此風始於何朝也

明宗十一年始置備邊司其前只擇宰臣之知邊者有警則謀議而已每月必有三接之例即初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此例想起於倭警以後也即今政府爲閑局備邊司爲大衙門勾管甚廣牒訴甚繁以三公而親吏事總細務此國制之一大變也

國初凡有大赦罪人一切放釋金安老當國始更其制諸路監司遇赦則以其所犯之罪分爲二秩謂放與未放及奏稟朝廷酌而行之由是大罪多不得蒙宥當事者亦有用情之弊焉

吾東舊無朱砂近歲出於平安祥原郡余爲都承旨醫院遣官採之封固其穴責民守衛然其品甚下質皆紫黯無光明者不堪入藥只燒爲水銀而已余謂吾東山林之寶未盡發焉由俗

頗質朴而不鮮採取也其稱素無者殆將繼此而爲人所褻也

吾東士大夫吉凶之禮國初未甚備也始明於 中宗朝而大盛於 明宣之朝由道學之興而從而修明善學倡於己卯諸賢至晦退兩先生而大振然各有深淺大小後之薦論君子其必有所辨也○我朝理學盛而黨論作焉由 祖宗尊儒明道以振士氣而其始也激於臧否成於爭進取也吾惜夫我 朝崇儒收效甚淺被害至深豈非士者之罪乎

歲丁未蘇州商人有自南海而漂到者朝廷給其衣食驛導而遣之未幾有一僧陽爲漢人髮不淨剃毿毿覆額爲鄉言而似不能了了者游於村市人皆傳觀之朝廷聞而逮來都下使譯

人問之自言其姓為卯金刀劉譯者怪而難之曰字音何其不
為華而能鄉也答曰吾在此已有年略解鄉音耳衆意其為蘇
人之留落者也聞其行過公山指雞龍山而曰此可為王都人
愈益奇之以為華人之能堪輿者尚未決也繼而有華人漂來
舍諸南館時余提調譯院令譯者率而詣館與華人語〻然
不能對乃命因繫竢華人就道尾而送之僧內竊悶然自沈於
池而不死始疑之以為尚華人何其不欲歸也擇譯員之警慧
者押往湖南鉤問其情譯行與同宿且誑且脅曰爾尚不首實
終必西行僧始言本末乃南原人也託以為華人者見者哀其
為異國之人競以財資之惟利此故耳乃治以誑謊之律斬之

僧始為乞兒之謀欲欺人而自利所托者甚大其姦安得不終
蔑乎
自四十年以來西南濱海之地土疾漸盛其症痰嗽惡寒飢膚
日消往往而不起非徒官人而不慣習者雖土人亦多得之皆
曰是瘴也然瘴者南方山林嵐霧之氣也吾以為此言似矣而
有不然者北而永興西而黃州皆有是疾彼高寒之地何為而
患此乎或以水惡或以風候斯言亦不可廢也然而亦有前盛
而後衰古有而今無者將水泉其變改乎或去其地數十里而
絕者百里之內而佳惡逈不同高豈風候之所致乎摠而曰地
氣之使然其有變易之理決矣此皆古書醫方之所未論者吾

東近世之所大患也今古人遘此而欲治之將用何道乎世無
高醫能察天地之氣究山川之理制爲方藥以濟夭札者可爲
浩歎

近歲南方大竹甚尠諸邑有醫院月貢大者苦難得爲此或
至罪罷其源皆起於扇材也古者宰南邑者必以扇餉朝中貴
要及親故者只以土産行人事而已今則視之以貨以爲鑽結
之資居將閫者誇多鬪富柄過數百盛之以櫝以悅要津濫觴
至于今日而極矣其貿竹也賤價而漁奪之發其里丁責令輸
致以此有竹之家必爲隣閭之所怨詈往往爲官吏之所侵已
不勝其苦矣或有繁茂而盤大者必斫去而墾之耕爲麥田其

叢脊於籬落之間者只可為杖而止耳豈非此君之一大厄執

方今為國家病者黨論也軍布也貢案也是三者皆源於 世祖朝也自麗朝門下有議政房大臣論選人材而官之然皆畢者而大官則必人君親署之或以大臣之薦進而升者 國朝置三公議政府而其房則仍之魯山初 世祖為領議政兼吏兵兩判書以魯山之幼冲未可以親政凡官爵差除擇三人而擬入自 上就其一而點焉此擬望之始也 世祖繼統以為大臣權盛罷三公署事之規於是六部之政由長官自決而不統於大臣其命爵也吏部以三人為望而奏之得如 世祖為長之時其職甚隆而其任甚專此政如漢光武懲前代之亂欲

損大臣之權而不任以政惟責以吏事不知其終也天下之權
反歸於外戚宦寺豈非貽誤之不競者乎然則何以謂黨論之
所由肇也夫用人者人君之大柄君不可一日失之臣不可一
日假之也士之進乎朝者必吏部之是繇而富貴升黜榮辱之
繫亦唯吏部之所欲爲是所謂大柄在下也柄之所寄勢利在
爲人安得不趣乎既爲所趣必有所爭爭之不已則必鬭鬭則
必求其與推之者衆助之者廣弱可以勝強踈可以傾親朝之
有黨固其勢也然則何以不起於　世祖成宗而始萌於　中
宗大成於　宣廟乎曰　世祖雖創是法而亦慮其太專以聖
旨而官人者未嘗絶焉官之有缺吏部奏稟而必命其日其擬

也不敢坐司而為之必就乎正殿之前示人君之必自親也吏
部之長歷兩大政必賜解免不許久居者恐其久任而浸專也
夫法非徒法而已必有其意寓焉法則易守意固未易遵也人
主之為政不能恒勤而或怠或繼序之君非長主而幼弱也其
行法也有漸失其本意者　中廟為諸功臣之所擁立每事謙
挹不示明斷其摠攬固未如二宗之時也然　聖旨之官人比
前雖罕而未嘗廢也銓長之許遞亦守而為例未嘗改也及乎
朴祥金淨請復慎妃　中廟善其言之正大漸用士類趙光祖
諸人因得以被擢彼南袞以先進六卿為諸賢之所抑畜憤而
譖害之袞既爭其權又妬其進也向使一官一命皆出於　中

廟之躬親褒何以不得職爲憾又何怨諸賢若斯之深也進退
與奪之權在下則謀所以奪之在上則不敢求焉褒之逞奸特
利其權由權之寄諸下而不在上故也於是而有褒之徒爲有
先祖之黨爲邪正有別而人心不服既而褒惡益章諸賢之冤
大白所以其初有黨而其終則不得不消矣若所謂東西者異
於是焉非眞有是非邪正也其源甚長其蔓甚微名雖起於金
沈特借之也豈兩人之力能分之乎由士林先後進之不相恕
也其初也固爭是非其久而不破而益熾者爭權勢也吏部之
職既專人主之親政漸簡雖有間被　聖旨者亦可一二數也
人之所慕者官爵而皆出於吏部其權不既大矣乎權可以責

人亦可以銅人如是則爭之者起矣何者凡握權者有黨則能
久無黨則必危黨者所以禦其爭者自古人臣之圖進取者曷
嘗無〻黨者乎然則今日病根之所在蓋可知矣嗚呼 世宗
之聖睿立經陳制垂裕子孫一傳而 世祖遽更變之非但與
歷代之制大殊而已又令後世浸失其立法之意是尤可惜○
太宗聚一國之兵定為五衛輪番宿衛必兩月而更代其制如
漢之南北軍而無餽餉之費蓋國貢賦少力有所不及也及
世祖即祚野人數侵西北邊則山胡為患調兵分戍迫無虛歲
民頗苦之而邊亦不寧 世祖念其征發之煩捍禦之艱以為
戍之不若城之延西北兩界過數千里而擬築長城以防寇竊

乃令諸軍免其征戍各出布三疋雇西北民而役之積以歲月
城必可就亦將為百歲之利耳自是兵書歲徵於當戍者積以
為歲此軍之出布之始也故名其布曰步兵又曰西北戍一年
之價也久之以布募民始築馬場小城所耗不訾計其西北之
城費不翅萬分之一而已如此矣 世祖知不可成欲罷之而
仍存為吾未窺金匱且無古記之可攷不可得而述也吾竊怪
夫當日廷臣無敢以此為爭者夫西之距北非但程里之遼敻
其間崇山絕險不通馬迹盛夏氷霜地鮮居民將因山塡塹以
為城池非天造地設則不可為也豈區區吾東而能之乎雖
聖祖志大慮遠欲紓民患相其地理則決知其不可成而羣臣

不言之將有之而吾未得見乎夫農而厚税猶以爲怨况軍而殫財以應上求能無叛亂者以其免戍而脫於死地也然則出布非永世之法有戍則徵之無戍則已爲其　聖祖之意乎兩鄙旣靖寇無所防亦可以不戍歲復一歲輸而不罷抑近於無名之繇乎自井田旣廢兵農異途歷代以來有兵則必養厚其糧廩豊其衣食足以事育而不憂於寒饑其他拊循之者靡所不周然後臨危蹈難責其死也若瘠之而使羸虐之而使怨求其爲我用不亦疎乎其徵也孩提不見恕死亡不得免鬻田破産以至流莩民之爲兵不亦哀乎兵布旣多取以爲國家之經費傳言自　中廟朝而肇爲已與　世祖之意遠矣至今有司

之臣以為無此則不可以為國何不思夫　太宗　世宗之世
爭五衛之法大潰於倭警訓局遂興而他軍門踵而繼出國中
良丁平皆為兵見漏者無幾矣一切出布以為經常之制故諸
軍門兵衆則富兵寡則貧管此則各出智力搜括充籍晝夜焦
然惟恐其或貧民生之困悴於是而極矣議者謂有財則可以
强兵務為其富不亦宜乎余以為此乃臨戰而厚賞以作其勇
之謂也若奪其口中之食將以數粒哺之人孰以為賞乎今之
軍門何以異此也或曰漢民有口錢唐民有身庸其制雖殊計
其所取亦甚薄矣豈如今日之至厚而至深乎吾東民俗拙於
生財一歲三疋何異於竭澤也嗚呼軍布之法出於禦侮而其

終也矣羸士弱無以應敵又斷其邦本將至於具斃謀國者無
以此言爲迂爲可矣○貢案者始於國初成於 世祖濫於燕
山此余之有所推測者也其實不見於野史何據而論也嘗觀
徐居正所記凡外方之供而爲太官之膳者政院必監視而進
之奇羨則承旨輒分之號爲封餘據載而歸盖進者一二分者
七八當時政院之官已厚矣 世祖責成三問曰予奪汝戶房
承旨以此怨我乎以今觀之戶房何獨爲羨意其若此之類也
既而始罷政院之監進歸諸司饔後以閹人掌之膳夫揀之其
勢不得不苟取而誅賂也又傳 世祖巡于嶺東始御木魚甚
美賜名王魚令歲貢之既還宮而進之覺其非珍乃賤之而還

其夲名遂貢而入案夫口之於味也新則見寵舊則見疎外土
所產鮮竒可嘗者其類甚衆比以歲徵月賦漸至增加而其貢
遂繁也至於燕山凡人之所食者無味不獻無物不輸莫有藝
極民之困也棘矣自此廷臣之有忠慮者皆言其弊以為此乃
燕山之法蓋法之為弊自燕山而甚巨横間之制亦在於 成
宗也當 穆陵朝李珥屢以為言而不能罷及乎倭警兵興歲
歉柳成龍始稍損之不能大有變革也嗚呼古人有言曰宮中
之一金民間之十金宮中之十金民間之百金今之所貢皆取
諸山海非瑰竒難得之貨海人山虞之所供其始也間有斗米
而可以市者也及其郡守邑宰監司封固官吏受斋納于京中

其費十之其賂百之總一歲之所貢以米爲價而償其所費延當田賦之半爲吁亦異哉斯事也驟以覩之人莫不駭然久而熟之以爲固然而不加意焉宜其有當罷而不罷當減而不減者也昔唐羌諫荔支之獻孔戣停海蚶之進輦上君子法其兩人而欲忠其可以少瘳乎

論者以我　朝爲似宋謂道學也兵弱也黨論也余謂東人之好學徒好其名不求其深惟禮俗之美獨不讓爲兵弱由刻民爲兵倉卒用之不狎戰陣也若其黨論之害殆過於宋彼有邪正而今無優劣彼暫而此久也

濟州人多壽考非惟濟州凡深海孤島必有壽者盖俗淳民朴

無機巧鑿其靈思慮亂其心惟飢食飽嬉耕釣而養其生耳上古人老壽其亦以此乎

我朝非科目而得爲臺諫自 宣廟朝而始也取學問遺逸以居言地其意不亦美乎然而有末流之濫觴何者爲其公一而私九也○論者謂科擧取人不足以盡一代之士可矣謂科擧之士不足以致國家之治不可也人之有材旣其少也況有長短偏全之不齊惟在不求備精擇而善用之也

有一醫謂余曰華人必啜茶藥必貴紫金丹蓋有由也華人常食羊猪五畜皆醲厚之味能滯腸者也茶可以滌膩丹可以消腫治熱兩物爲可缺也東人惟食海錯皆淡味鹹膳雖進牛肉

亦不得恒也不必要兩物矣東人之養既有異於華人藥之固自别也斯言極有理矣然吾居常啜茶漱滌清快其效甚良此世人之所不及知而吾獨喜之也

金鼎生者黄州邑官之奴也少時暴桀無頼為鄉里所苦邑官杖而逐之轉入京師募為訓兵未幾中武科歸家邑官折券従良遂為訓局小校丙子隷柳琳麾下戍安州清人大入琳由間道赴援遇敵於金化兵既交先鋒小衂琳懼策馬欲遁鼎生挽其裾曰小挫之此戰可捷仍杖劒托琳之指揮整頓部伍徐來督戰清兵多死日暮始退其後鼎生以功官府使而死夫材俊負奇者平居無以自抜臨難而始見爲若鼎生者行汚地微人

所不錄一試鞞鼓之間能樹奇勳世何嘗無材要在識拔而善
用耳
李完平光海時退居驪江 長陵踐祚爲首輔遣使趣召即日
造朝夫靖社之謀公未嘗與聞也不知光海之得免也又不知
長陵必受金大妃之旨而舉兵以 先朝大臣承命而不疑棄
舊而不顧去就之際恐不免後人之譏否也甲子 長陵南狩
金昇平獻策籤縉紳四十八人公無所可否將不知其謀耶居
大臣之任國有大事踈而不咨不可一日苟據也況 長陵眷
公特深言無不從金瑬以下莫敢望焉得君如此而有不敢言
者何也其後雖請復奇自獻之官爵不足以救其失也余嘗觀

政院日記閔聖徽擅殺權縉公促言曰觀其狀啓聖徽手自書之殆其怯也亦不請其罪是不欲忤勳臣也豈大臣秉正不撓者乎惜公之甚耄也

金昇平瑬與李副學惟弘雅相友厚李公坐柳相永慶黨竄江界金公適爲府使時朝之攻李公者未已人皆危之一日兩公對博吏急報曰金吾郎至矣金公失色求罷李公略無怖容仍與竟局呼奴而謂曰俾吾朝衣且設沐浴之具已而復報曰乃量移也李公笑曰賜死與量移吾何知焉金公甚歎服之李公移順天而沒有子曰以敍及金公將謀靖社謂李相厚源曰以敍其父竄死以此告之必來也盖亦李相之族故也以敍聞之

告其叔父惟聖惟聖登第以時人之嫉其兄也甚見疏斥金公
蓋國璧爲地部郎官惟聖告諸金公金公語朴相承宗承宗令
以致告變乃反正之日也承宗有病日晏始來光海與宮人宴
飲鞫獄諸事不即下李興立以訓鍊大將已見告金公謂朴公
曰事急矣興立必叛請械治之吾權統其兵以衛宮爭之甚強
承宗不聽召興立而詰曰而果叛乎興立曰吾何敢負閤下也
聞軍入東門請往備之承宗許焉遂撤兵向館洞而退義兵乃
從西而入夫金公之言不入光海湛於宴樂而承宗晩奪豈非
天命也哉其後　長陵欲宥以致金公固請誅之反正後李興
立策勳一等擢爲判書未幾與李适同謀事露自殺興立徒知

承宗之可欺而不知　長陵之不可欺也小人懷詐反覆惟畜
自免者其終安得不敗也與丘與承宗婚姻又其所薦拔也
明太祖以殺戮而立國李自誠以殺戮而亡之其慘毒皆開闢
以来未嘗有也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乎
今之為政者患其事之不集則必苛殊不知苛乃導其亂也令
出而衆疑上苟無私民畏而服矣法設而衆玩上苟無怠民一
而從矣不由茲兩道而惟務細苛以畜其成烏乎可也
秦火之餘詩獨為全書古人以為詩者傳於吟諷非專在於竹
帛故也然秦既焚書未久漢興承學之士嚴絶非遠可臆而得
之可誦而書之獨其作者之姓名時代之事迹多不記焉意古

人騰口為歌以叶聲樂非好古博聞之大儒不詳其本原也
論語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其稱易者惟此見爲孟子七篇亦
無及也蓋易者論乾坤之奥陰陽之理新學固未易窺也近世
學者先論太極復談啓蒙古人之所難今人何返以爲易也
儒林傳序易之傳授自商瞿至孔子而甚明非草草也然性與
天道雖子貢晚乃得聞孔子若以商瞿爲可傳而傳之其資質
之義行業之崇慶在聖門當與顔曾並列後之稱擧不若子貢
之著爲何歟或是漢儒之所誇非其實耶
宋神宗固有志之君其知蘇軾不可謂不深矣乃聽舒亶趙廷
之譖以詩爲案因繫訊治必其所爲終雖不殺沒身而不得用

焉甚哉其爲懦也其衷也高宗縱秦檜而殺岳飛度宗爲賈似道之所制何足咎也盖宋法甚寬君臣之間不行一切嚴刻之政既有寵用者雖知其非不敢不從浸至拘牽不能自運以之亡國而不寤爲此後人之所深衰也若明祖立國似矯乎此弊矣以刀鋸鞭箠待其朝臣其終也士皆貪厲無耻俗弊法頹一敗而不振大抵宋失之仁厚明失之嚴刻也

陸象山詆朱子爲氣廉而喻鄙是近於誣也明馬中錫謂朱子抑揚太過恐後學之疑所謂蘇氏之邪甚於王氏者其殆是乎

明人動詆宋人以爲議論多而成功少然明人之事業亦遠過於宋乎若于肅愍之持危鎮國其功甚偉此宋人之必不爲亦

所不能及也楊一清之設謀誅閹智也王守仁之乘機討叛材也使張乖崖李伯紀處二人之地亦可優為也

善數者能推人之有禍閒所以免禍者不能謀昔桑道茂啓德宗能築奉天之城不能言致亂之由而預遏之是故小數之巧中君子不貴也

有子孫者必喜其敏悟為可以受學其病也必躁若嫌其魯鈍者其學也必若其難入亦能靜而能恭為可以教惟學之成否實在乎勤與不勤也

人聞譽則喜聞謗則慍是不能無我也譽與謗尚非實也亦可以置之然而見譽之者必親謗之者必疏吾觀宋之以道學議

論爭勝者不能免此病也

東史曰箕子之就封朝鮮也從十五萬人而來此語吾以爲妄也商亡而箕子不臣于周武王以其賢也封之海外箕子因喪亂之餘遷徙於遐遠其從者安得如此之衆乎夫十五萬人固當時一大諸侯也武王雖禮箕子分土錫封豈能擧諸侯之民聽其相隨而去不以法禁之乎此勢之必不能者也

五胡以來夷狄迭主中夏千有餘年將天地既久陰長而陽消乎明人斥許衡不當仕元吾未知清祚幾何而殆與元上下也恐後人不暇斥衡返當恕之也

名與利具可幸而致也幸利者賈之貪幸名者士之巧賈貪則

敗士巧則窮

宇宙之廣書籍之繁百家道術之徵四時陰陽之故人惟以方寸之心攝之此易所謂貞夫一者也

屈原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孟子曰夜氣之清明彼以論生此以論心全之則為道家之宗而攝身充之則為吾儒之業而濟物

昔人以文中子為阮逸僞撰吾嘗信之今得文中子而熟翫之逸乃何人而敢為此也其格言精識非深知道者固不能也間有太高而棄實反近乎老莊者此必逸自以其論竄入之以混其真也嗚呼文中子為一世大儒稱弟子者莫非一時豪傑逸

敢誣其書以傳以欺何怪乎詮列之多駁也

漢魏六朝唐初詞人皆沿樂府古曲爲詩自寓所懷而已未有直述當時之事者也惟杜子美以即事爲名題如美人行兵車行之類是也體古而意新辭穩而諷切近於人情関於世教眞古今之傑不勞乞靈於前人自足垂範於後學猶馬遷創爲列傳也以青蓮之軼才猶有所不逮况其他乎元稹知慕而效之其樂府諸作支離龐雜若不可論奚論妍媸之相懸也○歐陽修五代史茅鹿門獨推之以爲與馬遷相上下斯語也滄溟弇州必不服然文繇代變理也若不責其變惟取其善鹿門諒非過也

朱子謂蘇老泉初来時皆推賞獨荊公不甚取之以此子瞻兄弟常切齒老泉之詩曰佳節盡從愁裡過壯心偏傍醉中来老泉如此安得不招荊公之侮也按老泉初以兵書偏見諸公貴人富韓公曰此人專勸人殺戮以立威何可遽用也老泉非但見薄於荊公亦富公之所不喜也

明亡孽於成祖形於世宗蓋成祖以藩王起兵攘建文之天下而代之其資伉厲而喜殺又不能寬裕而来諫阻兵窮武謂足以威四海而無虞也然自疑夫羣下之不服也崇用宦寺以寄其腹心有事則委之以督察之權於是而有奉使絶國者有監總兵政者安南既得而旋失者此也當成祖之任宦也以為大

小政令吾既已親斷賞罰威福惟吾之自行吾雖用宦彼不得以容其奸也噫嗣體者苟長君而剛明也其害或淺矣如昏懦而不振當必爲宦寺之所愚況童騃之無知者乎成祖既創是法而遺諸後矣子孫不得不遵遵之而必有濫者此所以有王振之亂而有兩厰之弊也夫漢唐宋之致亂者皆宦寺也成祖蹈其必覆之轍而莫懲當時羣臣無以是爲言者非智之不及畏其暴也夫征虜之役再矣是徒爲黷也而非所以亡國大臣有以粮不足告之者輒怒而罰之況所嘗其寵信而愛昵者乎苟有言者其加之以誅磔無疑也宜其臣之噤口而不敢諫也

王世貞曰撫安大官自永樂以後非出於閹豎則出於內閣蓋

成祖之陵土未乾而明已為宦者之國奚咎其末流之滔天也
明之法既嚴矣其威又非前代之比宣宗孝宗皆稱令主而引
接羣臣親比輔相疇咨而謀謨者亦不如前代由其上下之禮
太隔也若世宗剛狠而復諫煩刑而惡聞過修玄教好淫祀齋
延其壽命以天下為外者也攷其服行與徽宗不殊而威斷在
己頗勤聽斷是所以異也彼以為高拱深宮以逸吾身何庸視
朝何庸見羣臣也惟其章奏無滯權不下移足以享升平而為
治也及夫虜圍京城始御殿而見臣凡即位四十餘年而視朝
者蓋可數矣嗚呼人君日接臣僚延問得失天下之情猶未盡
達況有言者而箠杖也竄逐也不少恕為是又塞天下之口也

其去秦二世無幾其不至危亂者法制未盡墜也紀綱未盡壞
也雖嚴嵩之姦少張亦未如李林甫賈似道之專也余謂明之
亡形至是而已具猶人之五臟已病而脉絶之期未及也及夫
神宗之幼也賴張居正之維持居正沒而遂肆逸慾非但不視
朝而已凡章奏機務一切留中否隔之患極矣而亡亦隨至是
有病而絶其食也世宗既厭臨朝猶有所聽斷神宗並其兩者
而廢之彼習見夫世宗之逸樂而不致亂又躡而行之棄萬幾
而不顧此其爲世宗之罪也嗚呼宋之亡由大臣也而明常懲
之終而宦寺握權宋之亡由主懦而明亦戒之終而上下不交
此固推移之理而亦明祖立法之失也

明之待士大夫非但罵詈而榜笞不避投鼠忌器之嫌而已其無道無義幾如驕兵之辱降虜嚴家之治悍僕危哉其待之士也其獘盖源於太祖也

李空同詩曰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當明之中葉凡中國膏腴之地皆歸於宗室之祿作法之獘如此當太祖之時有以分封太侈爲言者而受誅其後人莫敢諫故也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〻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宋人親受溫公言而記之者也嗚呼以溫公之安詳精篤於書有所不足者可

見去此病之爲難也然而書當隨好而味之存心而貫之不當束縛拘係使志有不得逞者溫公此言只爲鹵莽者之病不足爲勤業者之害也○宋宣仁后臨朝吳處厚箋蔡確之詩以爲譏訕宣仁命貶新州范純仁劉摯以確先朝大臣請輕之宣仁不許其時論者曰宣仁安知有新州也此必有外人之所間也劉退見文彥博言確罪不至此文公厲色曰蔡確固當貶甫始知文公有所與也史稱文公忠厚鉅人而陰附邪徑織成大臣之罪其視燈籠錦之事則又其甚者也

史稱宋高宗謂其臣曰朕用張浚而畫中原經紀四年資糧器械蕩然無餘尺寸之地不闢朕寧亡國不用此人矣又後出師

刻日恢復岳飛曰相公豈誠醉語耶浚憾而害之余以為宋之不復非但高宗之罪亦輔相之不得其人也浚材小而闇於事內忌而自驕不足以當大任者也高宗於南渡之初用浚不可謂不專輕謀妄舉所向無功使其宗社幾不免為金虜之再辱高宗悔而斥之未可謂非也於是遂用秦檜甘心事讎而不顧貶竄言事諸臣度高宗之意以其時作和者皆如浚之徒不足與謀也余以為浚之罪不止黨潛善而抑李綱比張俊而殺岳飛使高宗挫志喪氣不復有北伐之意者浚之罪也

唐李晟馬燧以功臣居長安也苟一日無管絃之聲德宗必遣中使問曰今日胡不為樂乎此德宗意若優待而內實忌之也

其勸之以樂者不過欲溺其心志娛其耳目使不暇爲非常之慮當是時徵二臣之力也唐必不祀而德宗亦知其賴二臣而免傾覆也及患難繼定而又恐其爲不利也蓋帝黯黮而多忌如此雖有忠智之佐固難與盡力也危哉二臣之見疑也然而終始得全者由李長源之一言也長源之於唐其功固多矣其以勿信讒以疑兩人請盟者尤爲偉者也

南唐主李存煌令宮人作樂聲聞於外太宗怒而殺之其臣刻亦已甚矣又嘗見李主詠扇詩而折之曰滿懷之風何足尚哉羣臣歎服夫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者雖非大佳而亦詠物之襯切者也扇之所風不過滿懷過此則不可爲以言扇也太

宗不論其辭之工拙只妬其能豈非忌心之發見者乎其臣之
歎服尤可哂也
白樂天贈韓昌黎詩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其笑字有輕
視濶畧之意昌黎律詩皆卑凡不工視長篇則頓減其價豈昌
黎以為不足為而不肯刻意耶此樂天婉辭而譏之雖暴其長
實誑其短也
按薛濤唐成都妓也以能詩名譟一時為蜀帥者必令佐酒
自韋皐至李德裕皆厚遇之且與一代文人唱酬自製小牋並
名後時年七十三而死蜀帥段文昌為誌其墓身雖賤污名亦
大顯女人之有奇遇者也其視文人矻矻一生耗精著述以冀

垂世而卒無聞焉者亦大幸矣
華音有上中終故清濁高低易辨也國音有上中而無終高低亦從而難分東人雖於字學無致力者而其能別上下辨者十無一二病源於音而始學之不了了也亦鄉語之異乎華也韻之稍同者支麻甚異者入聲然而大總則頗近乎南音者何也東國之文風始於唐季其通華也少由遼而多由海舶之往來必抵於江南諺稱華必曰江南者此也字音其得於南者必多矣且唐時東人多入學登第而歸者音必帶其時之聲而古者傳聞之士無爲言者東俗質陋而文獻不可徵可恨也
世言西京雜記乃葛洪所撰余熟觀抱朴子文體不類雜記贍

整明健必東京人之所為而葛洪得而傳之也

詩自有一代之氣象唐人不費力而善寫目前之景如王縉山月曉仍在涼風吹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韋應物柳葉遍寒塘曉霜凝高閣累日此留連別來成寂寞語不必多令人誦之悠然起興若置身於其境者李子鱗王元美雖高視古今盡其集中欲得此一語終不可得非工不足氣象有不同處也

唐明皇謂左右曰吾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德宗見李藩曰此豈為惡者擢以為美官宋太宗謂李沆曰風度端凝真貴人與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三君之知其臣只以其外而皆不失為惟明皇有甚可惜者既知九齡之賢用以為相又惡其鯁直而疎

之昔之所取者何在宜其致天寶之亂也

唐語林曰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隣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此事雖不見於正史而要可信也余讀元公詩文頗脫一時之靡麗心甚偉之得其實迹真豪傑非常之士杜甫見其道州之詩稱譽甚至然則其可賢者非但一州之政而已矣

唐國史補曰裴延齡得寵顧少連嘗畫一鵰羣鳥噪之以獻上上知衆怒如是竟不用夫以陸贄之忠陽城之直攻延齡者至矣德宗聽之褒如乃以一畫而止之豈顧少連能諷諫者乎然德宗之強愎而不可與有為決矣

白樂天詩曰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李日知爲侍中不與妻謀即求致仕曰書生至此已過分矣豈爲子弟計哉樂天於是乎有愧於日知其尚有累者乎

樂羊伐中山而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唐高祖欲命屈突通伐王世充而通兩子具在充所通終不以兩子爲念高祖歎其徇義之夫兩君一獎一疑其非使臣之道與其傷天理逆人情初不若不使之爲愈也

東坡曰作文如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欒城曰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皆作文之法書以自鑒

李白自言有三十餘萬金有落泊公子悉以濟之甚矣其為誕也以山東詩客藏名酒肆安得有許多金乎

褚少孫曰魏相談毀韋賢此事班固軼而不傳吾有以信魏相之必有少孫乃元成間人去相未遠耳目之所接必不虛矣相初得罪於霍光而光之所以下相獄者非以私怨乃存國體也相當光之死而乃曰許伯以間霍氏遂萌叛逆之謀相固有以激之其意欲報宿怨而非公也相豈非陰忮而善傾人者乎若趙廣漢之劾魏相固夾矣為相者獨不能為國惜材以全之乎然而得稱為中興之賢輔者何也以才而不以德心術之微發於事者若此矣如非遇漢宣英明之主相之所以弄柄而害國

者豈止此而已哉

歐大云大人在家逐日須作文字而于經史間亦各有工課耳

又歐公云某每日須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尋討題目作一二篇

古人於靜居必有所課余則放懶惟遣光陰書此以自警

葉夢得譏仲長統作樂志論而後從荀彧辟參曹操軍事欲娛

清曠保性命而從操何求乎爲不能踐其言也葉之貶統固是

矣但葉二十出蔡京之門與京勘定元祐黨籍其實無異於從

操而加之以黨惡害正之罪此統之所無者也然統早世而葉

老壽且顯得享石林之勝放浪溪山著述自娛葉真福厚者而

且有天幸以已之得而病統之不得可矣不當拈其出處而疵

之所謂目見泰山而不見眉睫者也壬申六月七日偶觀玉澗
褋書記之